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韓愈文

莊適 臧勵齋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韓愈文

莊適 臧勵蘇選註

學國學叢書

緒言

一 韓愈略傳

韓愈，字退之，先世自後魏時居昌黎，遂爲昌黎人。父仲卿，生三子，長會，次介，次卽愈也。生三歲而孤，嫂鄭鞠之。比長，盡通六經百家學，擢進士第。董晉爲宣武節度使，署觀察推官。晉卒，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府推官，調四門博士。遷監察御史，上疏極論宮市，德宗怒，貶陽山令。改江陵法曹參軍。元和初，復爲博士，分司東都。累遷職方員外郎。坐事，復爲博士。才高數黜，官又下遷，作進學解以自解。執政奇其才，改比部郎中。累遷中書舍人。憲宗將平淮西，命裴度往宣慰，度奏愈爲行軍司馬。愈請乘遽先入汴，說韓弘，使協力。淮西平，遷刑部侍郎。憲宗迎佛骨入禁中，愈上表力諫，貶潮州刺史。尋改袁州。召拜國子祭酒。轉兵部侍郎。鎮州亂，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，詔愈宣撫。歸，轉吏部侍郎。長慶四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贈禮部尙

書諡曰文。愈性明銳，不詭隨。與人交，終始不少變。成就後進士，往往知名。當時文章承六朝之後，尙駢儷，病纖弱。愈以六經之文爲倡，粹然一出於正，成一家言。愈沒，門人隴西李漢輯其文爲四十一卷，題爲昌黎先生集，傳於世。

二 韓愈文評

人之稱韓愈者不一。李漢曰：『先生於文，摧陷廓清之功，比於武事，可爲雄偉不常者矣！』宋景文曰：『韓吏部卓然不朽於古，而一出諸已。』蘇明允曰：『韓子之文，如長江大河，渾浩流轉，魚鼈蛟龍，萬怪遑惑，而抑絕蔽掩，不使自露。』秦少游曰：『鈞莊列之微，挾蘇張之辨，撫遷固之實，獵屈宋之英，本之以詩書，折之以孔氏，此成體之文，如韓愈之所作是也。』蘇子瞻曰：『文起八代之衰。』大都對於愈文，備致推崇。要之愈創作古文之功，自不可掩，然其文承駢儷之後，字句仍多難於索解者，蓋猶未能純反乎古也。朱晦庵曰：『漢末以後，只做屬對文字，直至後來只管弱，至韓文公出來，盡掃去了，方做成古文，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』

偶以前體格，其文亦變不盡。』斯言甚允。又愈處境困厄，其文常爲金錢所驅使，故多與事實不符者；如韓弘神道碑，所言與史正相反；殿中少監馬繼祖，僅一純袴兒，愈亦爲之作傳等皆是。劉又持愈金數斤去，曰：『此諛墓中人得耳，不若與劉君爲壽。』愈不能止也。

雖然，就文論文，愈在八大家中，洵當首屈一指，此則盡人所認，而不能稍異議者。其雜著諸篇，多類諸子；與人書，因人而施，贈送序，隨事變化，尤其絕技。各類文皆有特長。用字造句構局，篇各不同。就性質言，如原道與孟尙書書論佛骨表爲闢佛；答李翊書與馮宿論文書爲論文；送孟東野序爲論道德；送李愿歸盤谷序爲憤時疾俗；藍田縣丞廳壁記爲諧謔；毛穎傳爲寓言；張中丞傳後叙爲傳後補遺。又有出於摹倣者，如進學解，係倣東方朔答客難；揚雄解嘲，送窮文係倣揚雄逐貧。綜論昌黎全集，大率以雄奇勝，而畫記又極生峭，平淮西碑又極莊嚴典重，送董邵南序送王秀才序又極深微曲折，原道原性等又極沈實樸老，祭鄭夫

人文祭十二郎文又極悲哀激楚。至若銘誌之文，本以敘事及褒美爲主，然亦各篇互異，專叙一事者，如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、清河張君墓誌、兼寓褒貶者，如柳子厚墓誌銘、第叙經歷一無褒貶者，如李元賓墓銘。每一篇各有意境，各有結構，絕不信手揮灑，可謂無調不變，無格不奇，無美不備。林琴南謂『昌黎下筆之先，必唾棄無數不應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，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嶽，然後隨其所出，移步換形，只在此山之中，而幽竊曲折，使入者迷惘，而按之實理，又在在具有主腦，用正眼藏施，其神通以怖人，人又安從識者！』是誠能窺見韓文奧窔者矣！學愈者能息心靜氣，熟讀深思，則一切籬藩之障礙，流滑之口吻，皆可掃除淨盡。

三 韓愈文作法說明——以本編所選各文爲限

韓愈才如淵海，文亦不泥一法，故其蹊徑，每難探索，茲就本編所選，採錄各家舊說，參以編者意見，逐篇寫出，以備學者參考。

一、雜著

雜著各篇，語極平易，其最著者爲五原，本編祇錄其三。原道以道字作主，反覆申明，暢其所蓄纔止；篇中以孟軻距楊墨爲說，隱然以孟子自比；又說軻之後失其傳，隱然以道統自承。原性具萬古獨到之見，就孟軻荀卿揚雄三人之言，詳爲推闡；文詞警策處，能使人首肯；徵引賅博處，能使人堅信；語意多從論語『性相近也』一句參出。原毀於當時惡薄人情，曲曲寫出，大抵愈不見直於貞元之朝，時宰又不以爲能，毀之者大有人在，故婉轉敘述毀之所生，及見毀者之被累，沈吟反覆，的是至文。

對禹問，專是推廣孟子之意，通篇用雙不用單，且以重複蟬聯見奇。

雜說本有四首，一四爲比體，二三爲興體，本編錄一四二首。第一首寄託極深，取類極廣，以龍比臣，以雲比君，說龍藉雲而神，卽說臣得君而顯。第四首專爲懷才數奇者吐氣，就馬取喻，大意謂英雄豪傑，必遇知己，始得發展，否則終歸湮沒，謂天下無才，豈非冤甚。

讀荀有尊孟抑荀意；荀子非十二子以子貢並仲尼，又言人之性惡，是愈所謂離於道者。

讀儀禮大意以不及其時爲恨，而文極抑揚詠歎之致。

獲麟解爲愈自方之辭，措詞甚悲，若已絕望，以麟自況，語語牢騷，而語語占身分。師說以『必有師』三字貫通篇，中間說觸處皆師，無論長幼貴賤，在人自擇，結處要李氏子能自得師，結出正意；然說師祇說到解惑處，故有謂其不若揚雄『師者人之模範』之意爲佳。

進學解大旨，不外以己所能，借他人口中代發，且代鳴不平，然後歸到自己引聖賢之不遇爲解；文不過一問一答，然亦莊亦諧，頗極狡獪。

五箴用意並深，表面是自戒，實亦有感而發。

諱辯專闢俗人之惑，前分經律典三段，後作設疑兩可語，聽人自擇，另是一種文法。

訟風伯極深刻，極平允；陽鳥之仁等句，推尊天子，歸罪風伯，亦責備時宰之意。
張中丞傳後叙仿史公傳後論體，采遺事以補傳中不足，故篇中所叙，如背誦漢書，記城中卒伍姓名等，皆傳後補遺體裁，文夾叙夾議，亦深得史公筆法。

二、頌贊

伯夷頌係愈有託而借以洩憤之文，非頌伯夷也；愈不過於貞元之朝，借伯夷發抒其感慨；愈文字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，此篇卽其一例。

子產不毀鄉校頌係譏時宰；開首說我思古人，結尾說有君無臣，明明可見。
後漢三賢贊乃學古樂府雁門太守等體；大意惟一高字；雖每篇不滿百言，而叙事絲毫無遺漏。

三、傳記

坊者王承福傳，前略叙一段，後略斷數語，中間借自己立說，點成無限烟波，規世的意思，極爲切至。

燕喜亭記極絢爛，乃愈有意作此，爲連州生色；亭名燕喜，有苦中作樂之意。

畫記整齊奇變，最拙處卽最巧處，極生峭却極易學，能舉不相偶之事實對舉成偶，尤爲人所想不到；秦少游曰：『序事該而不煩。』語甚切當。

藍田縣丞廳壁記，本記縣丞廳壁，反說丞不得盡職，且極力寫丞的可憐，可謂極諷諧遊戲之能事。

四、書

與書一體，愈變化極多，往往因人而變其詞，或爲請求，或爲抒憤，或自明氣節，或講論道德，或解釋文字，篇法各各不同，熟讀不已，可悟無數法門。

與孟東野書，說東野抱道自高，不宜今世，明爲道悲，偏說爲東野悲，悲東野之道不行，卽悲己道不行；將一道字寄東野身上，因東野而悲自己，分外見得親密。

答竇秀才書，時愈貶陽山令，正滿腹牢愁，無處發洩，而竇適於此時至縣請粟，其問必無可採，其人不足與進，故應之如此。

答尉遲生書，通篇注重在古之道不足取信於今一語，而今字尤重；將賢公卿一筆抹倒，冷嘲熱刺，是愈絕技。

答崔立之書，將有唐科舉之學，罵得一錢不值，一腔憤懣之氣，浮溢紙上。

答李翊書爲愈論文傑作，生平全力所在，篇中從初學作文起，中間種種經歷種種苦處，直到成功，分四段一一寫出，非過來人不能道，非過來人亦不能領略；末段說終吾身而已矣，是愈牢騷本色。

與崔羣書，極纏綿，極悱惻，愈與羣相知甚深，故如此；是集中別調。

與陳給事書將見不見作七層寫，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，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，推詳出許多情事，一路頓挫跌宕，筆筆入妙。

與馮宿論文書，雖爲論文，實是牢騷；小慚小好，大慚大好，說得酸甜自得，非論文到極處，不能作是語。

應科目時與人書，劈空而來，就譬喻作起，不必有其事，亦不必有其理，卻翻作無

數曲折，的是奇文妙文。

答劉正夫書，以求是論文，議論中正之中，時時有奇氣流露。

答陳商書，言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，不利於求，雖爲勸商，亦爲己寫照。

與孟尚書書，翻覆變幻，爲書中第一；以楊墨、禰衡、釋老，以孟子自況，氣盛言宜，所謂貶潮州後之文，當與論佛骨表並讀。

答呂鑿山人書，山人誤認愈欲借賓客以自重，故將信陵執轡責愈，愈自明其意，答之，說得與信陵局面心事，天地懸隔，糾正山人之狂狷，不沒山人的質樸，是深情厚道之文。

與鄂州柳中丞書二篇，前篇激昂慷慨，是憤韓弘等不肯盡力，不僅是稱美公綽；後一篇論淮西必敗，可見愈留心時事，胸中早有成竹。

五、序

以序贈人，始於唐初，愈集中贈序雖不若銘誌之多，然亦不少，無一不有身世之

慨，而結構無一相同；序非論，乃句句是論；造句斂，製局變，是愈最擅長者。

送孟東野序乃一篇慷慨悲歌之文字；謂形之聲者多不得已，不得已中，又有善不善，所謂善者，又有幸不幸，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；句法變換，凡二十九樣，可謂格奇調變；但此等體倣效極難。

送竇從事序，中間着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一句，前後文俱好着筆；前稱名，後稱字，左傳習用此法。

送李愿歸盤谷序妙處，全在借李愿口中痛罵世人，表出一團傲睨之氣，而與己絲毫無涉，至自己口氣，只前數語寫盤谷，後一歌詠盤谷，別是一格。東坡云：『唐無文章，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。』

送董邵南序，其下，或有『游河北』三字，河北自安史亂後，肅宗分河北地封叛將，直至唐亡，河北終不爲王土，董生去河北，在當時亦是不得已，愈於董生之行，勉其決不可從賊，然董生既欲至河北，又無對董生當面罵賊之理，故借一古字

說起，則今之不然可知，不必明說勸止，而勸止之意已見。

贈崔復州序，雖是送復州，卻是諷于頔，自縣令不以言以前，看似責備復州，然其意實不如此；此文章布局之法。

送廖道士序，通篇只是一氣，無從畫斷；前幅從五岳出衡山，從衡山出嶺，從嶺出州，再落出道士；已經落到道士，忽又一筆漾開，文心狡猾已極；林琴南云：『此文製局甚險，似泰西機器，懸數千萬斤之巨椎於樑間，以鐵繩作轆轤，可以疾上疾下，置表於質上，疾下其椎，椎及表面玻璃而止，分毫無損。』爲此文寫照甚切。

送王秀才序，深微屈曲，與送董邵南序相似。

送王秀才序，推尊孟子，當與原道同讀。

送幽州李端公序，是勸戒藩鎮歸朝，絕好敘事，見於議論中，絕大議論，寓於敘事中；篇中『國家失太平六十年矣，夫十日十二子相配，數窮六十，其將復平平，平必自幽州始』等語，蓋自天寶十四年乙未安祿山，至元和九年甲午，己甲子一

終，文係元和四年二月以後所作，故如此說。

送區冊序，區冊蓋南海一知名之士，愈貶陽山，在烟瘴窮遠之地，見文士來訪，自不能不加以獎許；但文中一曰『若有志於其間也』，再曰『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』，用兩若字，仍是未定之口吻，可見古人下筆自有分寸；篇中不在歸字着意，只就來字作文，古人於題不拘如此。

送高閑上人序，愈略有偏心，實非正論，高閑善草書，愈惡釋氏，故并其長而抑之，推重張旭，所以抑高閑，亦所以闢佛。

送楊少尹序，將二疏事并入巨源身上，在空中摩盪；將楊侯的去時，同二疏的去時，兩兩比較，似無甚高下，後却說到『丞相愛惜，不絕其祿，又爲歌詩勸行』，則爲二疏所無；末託慨世之詞，寫出楊侯歸鄉，可敬可愛；序事前後部署，大有工夫。

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，全篇無一句說到溫生之賢，大概薄其輕出，故意含滑稽；

然又含蓄不露，須細看纔見。

送鄭尚書序，文極岸異；全篇句法，無一處肯涉平易，無語不奇，無句不重；化史記而自爲一家，是愈晚年文字。

六、哀辭祭文

歐陽生哀辭，筆極奇崛，詞極悱惻，意極懇摯；生眷妓而死，文中始終不肯說出，因是遺其父母，不能不稍用曲筆。

獨孤申叔哀辭，一肚皮不合時宜，借問天發洩淨盡，獨孤身分，不擡自高。

祭田橫墓文，歎田橫之賢，正所以懟時宰之不能得士，一腔悲憤，言外可見。

祭郴州李使君文，前半言情，至結處始美其爲政，誠爲雄奇。

祭河南張員外文，綜叙張署生平與己之交際，曲折詳盡，語尤奇麗；繁處極意抒寫，簡處用縮筆伸縮，繁簡無一處不得當。

祭柳子厚文，語極簡，意極哀，文末叙及託孤，是真能不負死友者。

祭侯主簿文，開首『惟子文學』四句，說主簿文行，以下用許多我字，表出自己同主簿的交誼；文筆如珠走盤，絕無轉動之迹。

祭鄭夫人文，禮嫂叔不通問，叔而祭嫂，似非古人所許；但愈早孤，鄭夫人以長以教，自不能與尋常嫂叔相比；文極沈痛，然尙能作韻語。

祭十二郎文，至痛徹心，不能成聲，錯雜寫來，只覺得一片哀音，纏繞筆下，不能以段落分，亦不能以普通文字之法繩之。

潮州祭神文，本是祈禱，而先責備自己，意本前人，而詞獨懇切。

七、碑

平淮西碑，模範全出尚書，直是謨誥文字，具絕偉之力，澤以極古之文；身在兵間，聞見精確，無一句模糊影響語，豈是尋常人所能道其隻字；李師道遣客刺裴度，武元衡事，於文中補叙，亦極得法。

南海神廟碑，極古麗，其事實不過崇祀龍神，前刺史憚於渡海，孔公獨致敬盡禮。